

小楼之上,一张书案依然在静静等待远去的主人归来,书案也成为“纸堆成冢”的见证。

寻找那些青石浮雕般的过往

兰海燕

尽长安花”,是极为荣光的时刻。这副楹联正精当地描绘出士子怡然自得享受杏花拂面、金桂醉人的场景,以及在漫长的日子里独倚南窗的孤寂。

在学政试院笔者看到,这里有东、西两座考棚,考棚高舍以砖墙相隔,各高1.8米、深1.2米,供一名考生使用,考生入场后,几天里作答、食宿均在此处。鸡鸣即起,关锁答题,为取功名,士子们不可谓不苦。其实,渔樵耕读,哪行不苦?但哪行又会没有自己的收获、自己的快乐?关键在内心是否存有“二月杏花八月桂”的悠然意韵,藏着“三更灯火五更鸡”的自觉达观。

这副楹联出自清代学者彭元瑞之手。彭是南昌人,以文学被知遇,目录学功底极厚。纪昀为《四库全书》总纂官时,彭即为十个副总裁之一,与纪并称“南北两才子”。史载,乾隆曾宴见词臣,出半联“冰冷酒,一点水,两点水,三点水”,彭即席对曰:“丁香花,百字头,千字头,万字头”,其才如此!

彭元瑞官至工部尚书,协办大学士,在朝有“智囊”之称,地位不可谓不尊,但依然孜孜不倦,抄书140余种、数千卷,并著有《经进稿》《恩余堂稿》等文稿。子曰: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,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”我想,彭元瑞此时的学问,或已超越自身功利的层次,成为追求杏桂之意的人生趣味、内心自得。

清朝时,有个考生叫黄章,他102岁参加乡试。黄章在提人考场的灯笼上写有“百岁观

场”四字,由曾孙为之引导。面对围观的考生,他风趣地说:“我还不到科场得意的时候,108岁才是我的好日子!”

今天,我们已无从知晓黄章老人彼时的心境,但唯一让我相信的是,他走进考场时一定是很快乐的,他的内心不再有多少功名的羁绊,而更在意春风杨柳、绽满鲜花的一路风景。

在泰州市姜堰区溱潼古镇,有一处叫绿树院的景点,一棵古槐,生于唐代,距今已逾千年。如今这里香火缭绕,人们或望大富大贵,或求“与槐同寿”,“蚁穴南柯多少梦,浑忘花落与花开”。然而在此跪拜人流中,笔者却发现了近代书法家于右任的过往身影。景点围墙的一块展板上,记述着这样一段轶事:

于夫人生性好佛,婚后多年膝下无子。1920年(民国九年)的一日,夫人提出拜送子观音,以续于家香火。于右任身为近代学者、教育家,创办有复旦大学、上海大学等著名高校,如何会去信佛?但为了迎合夫人,便陪夫人从沪上来到溱潼。

次日凌晨,于右任夫妇手捧香篮上香跪拜,磕头祈祷,同时应夫之邀,于先生留下“高山来好月,青天养片云”的墨宝。

说来奇怪,于夫人自溱潼降香许愿后,次年即诞下一子,夫妻如何高兴,无法形容。然而,烧香拜佛一事,却无关先生信仰,只为一个情字,只随一个雅字,可谓儒雅豁达、方圆有度。而

此种个性,还在副总统的竞选中得以展现。

1948年,南京召开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总统、副总统,于右任参加了副总统的竞选。选举前,长于书法的他在屋内摆一书案,置文房四宝,凡代表来访即送“为万世开太平”条幅,以声望和墨笔作为竞选之依托。

于先生做政治大相径庭的是,有的竞选者为代表提供汽车,有的包大旅社、酒店供代表享乐,也有的天天摆酒请客……投票首日,于右任即出局,但次日投票,于依然准时出席,以至于全场代表起立,掌声10分钟不息。于先生虽未当上副总统,但其恪守原则、清正儒雅之秉性却被奉为做人的典范。

在溱潼古镇一大户人家的门厅之上,笔者见到了一组“四时行乐”的砖雕,“春游芳草地,夏赏绿荷池,秋饮黄花酒,冬吟白雪诗”,其天人合一之境界、顺天应物之意趣,悠然陶然。追逐天地人物之和谐,恪守人格良知之律条,或许,许多过往,值得我们思忖。

三

溱潼古镇小溱湖巷7号,是一幢建于民国初年的中式小楼,大门高悬的“高二适故居”门额,由红学家冯其庸亲笔题写。

高二适,当代学者、诗人、书法家,上世纪60年代曾任江苏省文史馆馆员。他因当年与郭沫若展开兰亭序论辩,闻名全国。这场笔墨官司也成为中国文坛的一段佳话。

资料显示,高二适并非溱潼人,此处也非

高先生的宅第。1903年,他出生在离此5公里的小甸村村庄,后与古镇一家百货店老板的女儿结为伉俪。此后,高常居岳父家,白天闭门苦读,当窗临池,晚上与岳父诗酒唱和,研读经史。

小楼之上,一张书案依然在静静等待远去的主人归来,书案也成为“纸堆成冢”的见证。高二适所以能成为“当今草圣”,与其勤奋不可分,他曾说,搞书法艺术非纸成堆、墨成山,是见不到功效的。

1964年,南京发现王谢墓志,这是书法研究的一件大事。时任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亲来南京考察,鉴于出土的东晋墓石拓片的书体与兰亭序笔迹迥殊,发表文章认为兰亭序并非王羲之的亲笔。

对此,高二适持有不同看法。他翼拟定《兰亭序的真伪驳议》,援据坚固地指出,兰亭序为真非伪,但文章一直未能发表。为此,他写信向其恩师、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求助。章士钊随后致函毛泽东主席,希望得到他的评鉴。毛泽东支持打这场官司,认为“笔墨官司,有比无好”。《兰亭序的真伪驳议》和《兰亭序真伪之再驳议》等文章随即发表,高二适也由此被称为“学者中的奇男子”,概在学问精深之外,还有一种追求真理的品性与勇气。这正如其在《兰亭序的真伪驳议》中所言,“吾素不乐随人俯仰作计”。

岁月悠悠,一切仿佛过眼烟云。然而,这些文人及其遗留的印记,却如醇醪,历久而弥香。



下夜班路上的蛙声

(外一首)

吉克阿优

流水线的尽头,铃声一响
22点钟,钟和分钟打开45度角夹
住窗口的月亮

我终于刑满释放
一路狂奔,一只鞋走丢了

风在和身后的影子耳语
飕飕的,犯困的脚步很轻很轻

一只蛙醒了,田间地头里鼓点般喧哗
的歌声
慢慢慢慢铺成一条夜路

我放声高歌一曲,把星空当作席梦思
可找回那只走失的鞋

饭桌上的蚂蚁

在爬来爬去中瘦成一个逗号
从我嘴角掉落的一粒米饭
足以把它砸死
可是整个夏天,密密麻麻的
不停地搬我的施舍,没有一只蚂蚁在
偷懒

我何尝不是一只会走路的蚂蚁
可无法索取被制衣厂扣押的血汗钱
在酒杯里蘸一曲蝉声喝下
今年的火把节
只有在蚂蚁的世界
我看到了同工同酬

八糟的东西杂烩,信与不信都很难不被感染。

从小爱吃文化熏陶,吃不吃,吃什么?想多了早晚会糊涂,与其如此,不如让专家们忙里偷闲之间也见鬼一次,索性随生长环境漫步,跟随肠胃吸收的习惯走,那些专家研究出来的微量元素,您老人家的肚子未必认识,像习惯草本食物吸收维生素的人,几乎没可能与牧民从肉制品获得维生素的本事比肩。

我科学知识有限,不敢说服父亲喝还是不喝,想到电视中如今常有专家讲经布道,勤学者难免跟风。不过,由于打小上当受骗的经历多了,我总觉得不宜轻信。比如专家说咖喱是很好的对抗癌症的食物,常食用可以减少癌症患病率,甚至可以远离癌症滋扰。如果真如此当然好啦,就是不知道东南亚那些终日咖喱不离的人民,是否不容易得癌症?好希望科学家们拿出证据来安慰习惯吃咖喱的人,如果因此推广咖喱并减少癌症患者人数,岂不是普世欢悦?

不知道是不是根深蒂固,在转一下弯后,想不到又回到吃的概念。不是吃什么味觉感触,而是吃什么才是健康的正解。看来,所谓的吃文化没有太多改变。

有意思的是,以前的胡吃海塞不科学在成为共识之后,吃什么好,在科学的诉求愿望下,依然充斥着怪谈。

这个有抑制癌细胞的作用,那个有去脂

肪、降血糖功效,诸如此类的科学家说法到处都能领教,家父也开始喝柔叶冲泡的水,说是专家研究成果,还有好事的人现身说法。

我科学知识有限,不敢说服父亲喝还是不喝,想到电视中如今常有专家讲经布道,勤学者难免跟风。不过,由于打小上当受骗的经历多了,我总觉得不宜轻信。比如专家说咖喱是很好的对抗癌症的食物,常食用可以减少癌症患病率,甚至可以远离癌症滋扰。如果真如此当然好啦,就是不知道东南亚那些终日咖喱不离的人民,是否不容易得癌症?好希望科学家们拿出证据来安慰习惯吃咖喱的人,如果因此推广咖喱并减少癌症患者人数,岂不是普世欢悦?

很遗憾,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相关的数据。信与不信呢?与此相类似的说法如今在各种媒体和坊间肆意流传,保健、养生,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杂烩,信与不信都很难不被感染。



菜;糖醋排骨,不知算不算?还是甜的成分占多些。

甜,是五味中的一味,一种心灵的愉悦。
家住姑苏半塘的董小宛善治甜食。她后来虽离开故乡,渡江北上,隐居在如皋水绘园,还是研制出甜糯的董糖。

芸娘肯定会做苏州菜。《浮生六记》里沈白三说她“善不费之庖,瓜蔬鱼虾,一经芸手,便有意外味”。

芸娘喜欢菜中清甜,你喜欢放糖的苏州吗?

美食还是要适应某个地方,慢慢融入其中,就像谈恋爱一样,从当初的没有感觉,到逐渐喜欢,直至最后的离不开。

当然,顺便扯句题外话,味道对于不同地域的人,有不同的体验,体验愈深,爱之愈切。所以,文学作品里,山药蛋派,有山药淀粉的味道。刘邦《大风歌》里,当然没有甜味,有渴天吃一顿酸菜烧羊肉的咸味和肉味。

甜,容易让人落俗享受和陶醉;毕竟咸才

有思想的深度和盐度。

我们还有春天 ——致我的爱人

雷锋利

教室里,喜悦挂在脸上。不久,荣幸地有了一间平房,虽然它四面透风,虽然它没有暖气,但是,它依然激发你我对家的渴望。甚至为了盖一间两平方米的厨房,你我不惜深夜拉着推车,从工地搬砖,从此精心地经营。

还记得吗?

多少次你我为了一个观点、一件小事,相互争吵、不解、哀怨,甚至,摔门拂袖而去。

可还记得吗?

初到京城的那个寒冬,生不着炉子,不能给孩子做饭,你无奈地坐在冰冷的石阶上,无声地抹着眼泪。

岁月弄人啊。

望着你,我摸着自己的脸,渐渐地,找到了那份陌生。初恋的肌肤,已经不再那么富有弹性,那细腻的粉红,也渐行渐远;几丝银发安然地与黑发为伍,原来平滑的眼角也布满了鱼纹;这双手也不再那样细柔,变得厚实了许多,即使这样,今天这双手依然温暖如初。

可还记得?多少次你问我,我们有爱情吗?

我说:爱情,我说不清楚。两个人相遇就是缘。生活没有那么多浪漫,有不舍,能相守,会包容,却接纳,彼此看不见的时候,心里有诸多的牵挂。这是什么?是爱情吗?其实,这就是一种不离不弃的习惯。

是啊,是习惯,习惯可以成就人生,习惯里面有家庭。

你说:没劲,但很哲理。

望着你,我想说:享受久违的阳光吧,享受这并非摇篮的摇篮吧,养精蓄锐,起身之后我们再过五百年。

风水流转,这些年生活好了,人们对吃的

期待在貌似改变中总算有了些不同,一些文化人也声称精神追求有跃居高位的好势头。

适逢春节,关于吃还真是有新的体验。家人、朋友聚首餐桌,在热情满足口腹之欲的同时,多了劝诫:什么什么不宜多吃什么的,时不时体现出主人的健康用心,乡邻之间拜年,和吃有关的问候几乎失去了踪影,大家除了问候新年,祝愿转向健康的概念。

不知道是不是根深蒂固,在转一下弯后,想不到又回到吃的概念。不是吃什么味觉感触,而是吃什么才是健康的正解。看来,所谓的吃文化没有太多改变。

有意思的是,以前的胡吃海塞不科学在成为共识之后,吃什么好,在科学的诉求愿望下,依然充斥着怪谈。

这个有抑制癌细胞的作用,那个有去脂



失去友情的最好方法就是:借钱给朋友与不借钱给朋友。

赵春青 画

欧阳

国人喜欢世界第一的称谓,这个先进,那个领先什么的。不过很多时候,心中类似的骄傲心态并不是很坦然,唯有说到吃,无论是说味道的鲜美,还是讲种类的丰富,才会有蔑视寰宇餐桌的泰然;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但华夏美食世界第一——不是之一——的位置是没有质疑的,酸甜苦辣咸麻苦,以及各种不计其数的混合食物和味道在华人口中经年繁复累积,万千植物动物难逃食货贪婪的大嘴……华夏之外,文明以来的任何时代,异域无有匹敌群类。国人热衷于吃的研发是何缘由,现在没有权威的说法,以吃来定义生活的好坏,在很长时间里俨然成为一种文化,以至于在社会科学家看来,吃是不分市井和高墙的,没有身份文化印记,有段时间,关于中国文化是吃文化的学说还很盛行。春节作为最重要的庆典仪式,吃占据的位置似乎就是对这种学说有力的证明。

是啊,是习惯,习惯可以成就人生,习惯里面有家庭。

有意思的是,以前的胡吃海塞不科学在成为共识之后,吃什么好,在科学的诉求愿望下,依然充斥着怪谈。

风水流转,这些年生活好了,人们对吃的

该吃啥吃啥

期待在貌似改变中总算有了些不同,一些文化人也声称精神追求有跃居高位的好势头。

适逢春节,关于吃还真是有新的体验。家人、朋友聚首餐桌,在热情满足口腹之欲的同时,多了劝诫:什么什么不宜多吃什么的,时不时体现出主人的健康用心,乡邻之间拜年,和吃有关的问候几乎失去了踪影,大家除了

问候新年,祝愿转向健康的概念。

不知道是不是根深蒂固,在转一下弯后,想不到又回到吃的概念。不是吃什么味觉感触,而是吃什么才是健康的正解。看来,所谓的吃文化没有太多改变。

有意思的是,以前的胡吃海塞不科学在成为共识之后,吃什么好,在科学的诉求愿望下,依然充斥着怪谈。

这个有抑制癌细胞的作用,那个有去脂

肪、降血糖功效,诸如此类的科学家说法到处都能领教,家父也开始喝柔叶冲泡的水,说是专家研究成果,还有好事的人现身说法。

我科学知识有限,不敢说服父亲喝还是不喝,想到电视中如今常有专家讲经布道,勤学者难免跟风。不过,由于打小上当受骗的经历多了,我总觉得不宜轻信。比如专家说咖喱是很好的对抗癌症的食物,常食用可以减少癌症患病率,甚至可以远离癌症滋扰。如果真如此当然好啦,就是不知道东南亚那些终日咖喱不离的人民,是否不容易得癌症?好希望科学家们拿出证据来安慰习惯吃咖喱的人,如果因此推广咖喱并减少癌症患者人数,岂不是普世欢悦?

很遗憾,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相关的数据。信与不信呢?与此相类似的说法如今在各种媒体和坊间肆意流传,保健、养生,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杂烩,信与不信都很难不被感染。

从小爱吃文化熏陶,吃不吃,吃什么?想多了早晚会糊涂,与其如此,不如让专家们忙里偷闲之间也见鬼一次,索性随生长环境漫步,跟随肠胃吸收的习惯走,那些专家研究出来的微量元素,您老人家的肚子未必认识,像习惯草本食物吸收维生素的人,几乎没有可能与牧民从肉制品获得维生素的本事比肩。

我科学知识有限,不敢说服父亲喝还是不喝,想到电视中如今常有专家讲经布道,勤学者难免跟风。不过,由于打小上当受骗的经历多了,我总觉得不宜轻信。比如专家说咖喱是很好的对抗癌症的食物,常食用可以减少癌症患病率,甚至可以远离癌症滋扰。如果真如此当然好啦,就是不知道东南亚那些终日咖喱不离的人民,是否不容易得癌症?好希望科学家们拿出证据来安慰习惯吃咖喱的人,如果因此推广咖喱并减少癌症患者人数,岂不是普世欢悦?

很遗憾,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相关的数据。信与不信呢?与此相类似的说法如今在各种媒体和坊间肆意流传,保健、养生,各种乱七八糟